

漢書評林

第二十四本
 第四十一卷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
 十一
 第四十二卷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
 二
 第四十三卷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三十

太政官文庫			
漢	書	門	
一	〇	一	
二	三	一	
三	三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漢	書	類	
二	〇	一	
九	一	一	
函	五	〇	
一	〇	一	
八	〇	一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01
冊數	50 (24)
函號	279 6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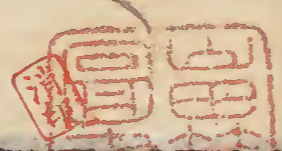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隆按口人同傳

以皆從行未嘗

特將故每次戰

功必繫以從字

為案大概與曹

參諸傳同例云

又按噲傳本史

記又稍益損之

每或一功則賜

一爵或一邑又

蓋用從字冠首

用先登字斬首

若干字為眼目

是亦一格

隆按噲有大功

干漢者三不闕

之物噲諫毋留

宮中一鴻門之

噲噲張膽雄辨

二高帝晚年惡

見群臣噲排闥

直入諷以趙高

之事三三者皆

顛沛危急之際

關死生得失之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一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後

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

噲求迎高祖，立為沛公。師古曰：高祖時亡，噲以舍人

從攻胡陵、方與。師古曰：皆縣名。還守豐，擊泗水監豐

下破之。師古曰：泗水郡名。監謂御史。復東定沛，破泗

水守薛西。師古曰：破郡之西。與司馬卮戰碭東。

卮，秦將章

邯之司馬也。郤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穎曰：卮官大

夫也。爵第六級。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

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文穎曰：卮公大

下戶牖。師古曰：陽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聞爵。

張晏曰：得徑上聞也。如淳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

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聞。晉灼曰：通於天

區灌絳諸人儔
哉而老泉著論
稱後世大患過
奇矣

也後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師古曰圍卽陳留圍縣郤敵

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師古曰生賜爵五大夫從

攻秦軍出毫南鄭氏曰毫成湯封邑今河南偃師湯亭是河間守軍於杠

里破之師古曰杠音江擊破趙賁軍開封北師古曰賁音奔以郤敵

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六人師古曰

一人又更斬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遇師古曰曲音丘羽反

遇音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

號賢成君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臣瓚曰秦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從攻長社轅

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從攻長社轅

轉絕河津東攻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犍破南陽守

齒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師古曰南陽之縣也音直益反以

郤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

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

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

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

醒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之中中音竹仲反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

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時獨沛公

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事急迺持盾入初入

營營衛止噲師古曰營衛謂營壘之守衛者噲直撞入立帳下師古

以盾撞擊人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

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

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

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師古

玉維禎曰叙敘
鴻門一節與帝
紀語不相犯最
得刪潤之法

隆按史記云食
盡之而漢書但
去食之惟着一
盡字始于能復
飲乎之間有情
此班掾刻意削
去浮字之故

項羽未為王故高紀云以待

將軍此言大王史追書耳

大王今古至聽小人之

隆按獨騎馬句
史記云獨騎一
馬加一字筆
執更覺扶疎矣
又按是日微樊
會二句收結上
文最有力

沛公如廁磨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馬噲等四
人步從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羽亦

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讓項
羽沛公幾殆師古曰微無也譙責也後數日項羽入

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
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承白水北

服度曰西承縣名也晉灼曰地理志無西承似秦將
名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西謂隴西郡西縣也白水

水名經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從
擊西縣之丞於白水之北

攻雍繁城先登師古曰繁讀與郿同縣名即后擊章
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

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壞東師古
也郤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郡槐里柳中咸陽師古

也師古曰細柳地也灌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
言引水灌廢丘李說是也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

鄉師古曰杜縣之樊鄉也今日樊川從攻項籍屠秦晉灼曰地理志
秦城功臣表有者秦侯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秦

秦秦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擊破
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

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
以將軍守廣武師古曰即滎陽之廣武項羽引東從高祖

擊項籍下陽夏師古曰夏音士雅反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師
日周圍項籍陳大破之師古曰於陳縣圍之屠胡陵項籍死漢

王卽皇帝位以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王臧
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

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
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自
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

王維棟曰從前至此叙戰功內即帶叙官爵

王維棟曰用十二從字二與字明喻非專功也

隆按從斬首以下至十二人總結上文有關鎖

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曼曰殘有所毀也臣贊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師古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母卬尹潘軍於無終日贊說是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母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師古曰姓綦音其破稀別將胡人王黃軍代南因名卬也綦音其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綰師古曰抵至也一說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丁禮反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噲以呂后弟呂頤為婦生子伉師古音剛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帝嘗病張

王慎中曰排闥直入正見比諸將最親處隆按排闥入禁中即持盾入鴻門之銳氣也史氏叙戰功甚略通獨詳此一節總其模其忠勇處

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迺排闥直入師古曰闥官中小門也音日門屏也音土曷反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師古曰憊力極也音蒲拜反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師古曰謂始皇崩趙高矯為詔命殺扶蘇而立胡亥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豨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迺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噲得復爵邑孝惠六年噲薨謚曰武

漢書卷之九十四
高祖本紀
高祖之高帝至
是非特為劉氏
謀宜且為平勃
也

陸按商傳本史
記文而稍刪之
叠用以字從字
冠貞餘如前傳

盧辯治曰鄴商
傳次樊噲為鄴
寄給呂祿周勃
得以入北軍功
能安劉與平勃
相羽翼一節爾
劉奉世曰

作侯高祖為漢
王絳灌諸將皆
助侯爵商因其
故號封之也商
先以從攻長社
先登封信成君

侯子伉嗣而伉母占頹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頹
權大臣盡畏之高后崩大臣誅呂頹等因誅伉舞陽
侯中絕數月孝文帝立廼復封噲庶子市人為侯復
故邑薨謚曰荒侯子佗廣嗣六歲其舍人上書言荒
侯市人病不能為人師古曰言無人道也令其夫人與其弟亂
而生佗廣佗廣實非荒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
繼絕世封噲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酈商高陽人也師古曰酈音曆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
沛公略地六月餘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
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
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師古曰旬關漢中

水上之關也西定漢中師古曰先言攻旬關定漢中
今在洵陽縣然後云沛公為漢王是則沛
公從武關藍田而來商沛公為漢王賜商爵封信成君
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

氏枸邑泥陽師古曰烏氏安定縣也枸邑今在賜食
邑武城六千戶從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

印師古曰漢以梁相國印授之益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
陵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

脫孟康曰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師古曰易縣師古曰郤敵遷為
右丞相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

戶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師古曰初受梁相
印與絳侯等定代郡雁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

師古曰守相謂將軍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
軍將太上皇衛一歲十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

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李奇曰前鋒堅蔽若垣墻也
也師古曰一說非也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封為曲

謂攻其壁壘之前垣

隆按凡別破至
十九人一段總
前一東有關錄

隆按上云呂后
崩下又云及高
崩疑衍不如
史記直載

吳京曰商子君
為忠子父為孝
縱賣父也奚病

黃震曰世謂寄
賣友非也古者
大義滅親況呂
氏依憑城社小
人耳無事與之
相接義當去則
去之何友之足
云

隆按此傳登用
在軍趨攻疾戰
為眼自餘如前
傳例云
又按史記嬰傳
以太僕二字為
主其中言為太
僕者十五言兵
車者四言奉車
者五自始至終
只以本色字面
直貫此文字之
妙而班掾刪之
其刻意去淨字
耶
劉放曰告故不
傷嬰者高祖抵
言不曾傷嬰故
嬰證其實然告
故者反坐拷告
者不服故移獄
覆矣嬰以此坐
繫振答也
劉奉世曰欲攻
沛者以沛令後
悔閉城守也

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
郡六縣七十二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
二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帝呂

后呂后崩商疾不治事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
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

不得入北軍於是廼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給呂祿呂
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廼得入據北軍遂以誅諸

呂帝是歲薨諡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鬻況賣友孝
景時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七月不能

下樂布自平齊來廼滅趙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
君為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免上廼封

商它子堅為膠侯師古曰膠所封邑名奉商後傳至玄孫終根
武帝時為太常坐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高祖特功

臣自酈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內侯食邑凡百餘人
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上亭

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
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

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告故不傷嬰蘇林曰自告情嬰
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

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師古曰謂始亡在嬰時
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師古曰謂父老開

高祖為沛公賜爵士大夫以嬰為太僕常奉車師古
沛公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

故與降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
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以兵車趨攻戰疾破

之賜爵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趨攻

此即被樊噲召
時按帝紀未嘗
兩至沛下文義
相屬非兩事甚
明

劉奉世曰抱兩
兒者未有能背
面而能抱持者
况復馳平服說
是也
王維填曰物兩
兒驚恐未定故
復徐行直待兩
兒自相依倚對
面帖定乃馳

劉奉世曰言賜
所奪邑則嬰蓋
以功復賜之爾
隆按史記此傳
次為太僕者十
五班史刪之而
曰常為太僕從
又曰以太僕事
惠帝煩簡各有
法

戰疾破之賜爵執圭從擊趙賁軍開封揚熊軍曲遇
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師古

日時自相署又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
爵封轉為滕令鄧展曰今沛郡公丘縣因奉車師古曰因

以至上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師古曰芷陽後為霸陵縣至霸
上沛公為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

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
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

後常踰兩兒棄之服虔曰踰音撥晉灼曰音是嬰常
收載行面雍樹馳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

小兒障墜各置謂抱小兒為擁樹面者以面首向臨之也師古曰面
借也雍樹馳服言圍樹而委義尤踈越雍讀曰擁
故云面雍樹馳服言圍樹而委義尤踈越雍讀曰擁

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
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師古曰

依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師古
氏縣名地理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嬰從擊荼明

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擊
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

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
使使厚遺闕氏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

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師古曰故示開暇所以固卒
以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師古曰益其從擊胡騎句

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
邑五百戶孟康曰時有罪過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陳

鄧敵邑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
上初起沛常為太僕從竟高祖崩以太僕事惠帝惠

盧舜治曰均之戰功也而脫高祖於獄繫救載兩州於陣之中有救患持危之恩故先灌嬰傳

隆按嬰傳本史記文而刪之大概以戰疾力為主運用所將卒及生得為眼目餘如前傳例云

徐中行曰嬰無功狀獨戰疾力兩秦漢間戰陣明整文字數實左氏不及也

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嘗元於下邑間也乃賜嬰

北第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關之第嬰最第一也故張衡西京賦云北關甲第當道直啓

曰近我以尊異之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

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

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為太僕八歲

薨謚曰文侯傳至曾孫頰師古曰頰音普河反尚平陽公主坐

與父御婢奸自殺國除初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

及曾孫頰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

更為孫氏灌嬰睢陽馭繒者也師古曰繒者帛之總名高祖為沛公略地

至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從

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鬪賜爵七大

夫又從攻秦軍毫南開封曲遇戰疾力孟康曰攻戰

力曰疾急速也賜爵執帛號宜陵君從攻陽武以西

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齒陽城東

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

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

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

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

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

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師古曰杜縣之平鄉復以中謁者從

降下碭以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

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故秦將降為公今反從

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迺

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

甲師古曰重泉縣名也地理志屬左馮翊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

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

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如淳曰傳音附嬰雖少然數

力戰廼拜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

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

後絕其饗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

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

如之晉灼曰下所擊破拓公王武軍燕西師古曰拓

謂左右干人之騎拓之令也王武其人姓名各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

也燕亦縣名古南燕國也樓煩取其稱也師古曰解在項羽傳連尹一人林

日楚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

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

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

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音下化反

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齊相田橫

至贏博師古曰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

騎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

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假密師古曰留及留公於假

卒斬龍且師古曰嬰所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

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師古曰齊地已定韓

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泉於魯北破之

轉南破薛郡長守師古曰長亦如郡身虜騎將入攻博

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師古曰僅及取慮及

音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蘇林曰別此說非也謂

從下相以東南盡降城項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

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郊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

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郊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

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郊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

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郊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

隆按此以前嬰為裨將故下從

字此後為特將

當分兩段看

洪邁曰史記灌嬰傳書受詔別

擊楚軍後受詔將郎中騎兵受

詔將軍騎別追項藉受詔別降

樓煩以此六縣受詔并將燕趙

車騎受詔別攻陳豨凡六書受

詔字漢滅其三

劉奉世曰前已為列侯食杜平

鄭氏疑耕出

春擊被楚騎平陽師古曰此平陽在東郡遂降彭城廣楚國項

佗師古曰凡攻苦譙師古曰復得

亞將與漢王會願鄉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

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

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

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

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

歷陽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師古曰吳郡長當時為得

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

王即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戶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

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穎陰

二千五百戶從擊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煩以

北六縣師古曰斬代左將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擊信胡

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胡名也又受詔

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岩石師古曰若

至平城為胡所困從擊陳豨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

迎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師古曰卒謂所將之

將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

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

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

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

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

隆按凡從所得
一段至千人總
結上文戰功

漢書卷九十五

隆按嬰雖販鐵
徒也而止兵待
變與謀立帝安
劉之功在勃
下哉

劉知幾曰傳寬
斬欽軍十非技
恭徒以微功見
識而史臣徵其
爵里列之為傳
不亦煩乎
隆按寬與欽傳
本史記文無所
刪則大概寬傳
用屬字為眼目
欽傳用別字為
眼目餘如前傳
例云

祿等欲為亂齊長工聞之舉兵西呂祿等以嬰為大

將軍往擊之嬰至棠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棠陽

風齊王以誅呂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

齊王罷兵歸嬰自棠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

是益封嬰二千戶賜金千斤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

相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

相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

嬰兵後歲餘以丞相薨謚曰懿侯傳至孫彊有罪絕

武帝復封嬰孫賢為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

傳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

杠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

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

從入漢中為右騎將定三秦賜食邑唯陰子孟康曰縣

從擊項籍待懷服度曰待高帝於懷懷縣名也師

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

教下師古曰教地名教益食邑張晏曰韓信

國云淮陰者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

師古曰參曹參也博太山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

賜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張

日莊田橫未五歲為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

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師古

代國常有屯兵以備邊寇二歲為丞相將屯孝惠五

年薨謚曰景侯傳至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斬欽以中涓從起宛胸師古曰欽音翁宛音攻濟陽

破李由軍擊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如淳曰

號為千人漢儀注邊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馬侯也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

人賜爵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

也騎長一人張晏曰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

霸上沛公為漢王賜飲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

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

斬車司馬侯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

漢軍敗還保雍丘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西擊邢

說軍菑南破之師古曰菑縣名也後為考城身得說都尉二人司

馬侯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於陽

東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賁軍朝歌破之

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五匹從攻安陽以

東至棘蒲下十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侯

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下邯鄲別下平陽身

斬守柙所將卒斬兵守郡一人李奇曰或以為郡守也

隆按通篇以敘
紀功至末總結
前敘是亦敘事
之格

兵郡守也師古曰當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又別擊破

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

絕楚饜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魯下略地東至鄆

郟下邳南至蕪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

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

陵王致雒陽師古曰江陵王謂其教之子因定南郡

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十六百戶

為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

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

陳豨丞相敬破之師古曰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

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百九十級虜百四十

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

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

隆按漢本史記文而稱剛之

王維預曰終亡離上心於下文涕泣留行見之

隆按賜入殿門不趨下史記有殺人不死句才見帝之殊寵此關鍵處不可去

宋祁曰沛國當作陳國

人高后五年薨謚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除

居縹沛人也師古曰縹音息列反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

西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為參乘賜食邑池陽師古曰池陽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

軍襄國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上以縹為信武侯

食邑三千三百戶上欲自擊陳豨縹泣曰始秦攻破

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以

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十二年更封縹為蒯城侯服

日音菅蒯之蒯蘇林曰音簿催反音灼曰功臣表屬長沙師古曰此字從蒯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憑城侯陪孝文五年薨謚曰貞侯子昌

嗣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縹子應為鄆侯蘇林曰鄆音多襄反屬沛

國薨謚曰康侯子仲居嗣坐為太常有罪國除

費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諸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信

矣樊噲嘗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

師古曰鼓乃謂屠狗豈自知附驥之尾師古曰蓋以蚊蚋為喻言託驥之尾則涉千里

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

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

執劫師古曰周勃等劫其父而令寄行說雖推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

親可也

黃震曰噲勇士商亦戰功居多夏侯嬰四朝驂乘忠信可知灌嬰為呂氏將兵而與陸侯謀可謂知義傳實斬敵首戰士周縹才不逮之而有忠君愛上之心以功名自顯宜矣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一 終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二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下云蒼自

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有

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

斬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鐵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

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西入武關至咸陽沛

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

耳耳歸漢漢以蒼為常山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

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

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以代相從攻荼有功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

陸按此傳以御史大夫四字聯緒張周趙任申屠五人總是一篇文字與酷吏傳同體又按蒼傳仍史記文

劉敞曰四歲
本在黥布反上
誤書在此
隆按更以列侯
為主計是細是
時以下詳蒼所
以得為主計之
故是目
又按蒼迺自秦
時一段應篇首
好書律歷二句

隆按昌傳本史
記文而稍益損
之

隆按蕭曹等車
下之伏後案

盧舜治曰擁戚
姬騎昌項史氏
不為少諱總見
昌之水強敢言
尔

隆按年十歲句
為後趙王年少
張本

為計相師古曰專主計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
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
以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又施也師古曰去
計相之名是時蕭何為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為柱下
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筭律歷故令蒼以
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皇子長
為淮南王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
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本作以自卒史從沛公沛
公以昌為職志應劭曰掌主職也鄭氏曰主旗志苛
為客張晏曰為帳下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
苛為御史大夫昌為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
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苛將
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烹苛漢

王於是拜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六年與
曹等俱封為汾陰侯苛子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
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入
奏事孟康曰以上宴時人奏事高帝方擁戚姬師古
師古曰燕謂安閑之居也也高帝方擁戚姬師古
也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也昌
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
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
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
為人吃讞師古曰吃讞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
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師古曰
師古曰重言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
師古曰期期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
言以箱篋之形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歲

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

又按將筆上史
記有年少二字
為下文張本

隆按昌即堅忍
仇直然期七無
長語何以必其
能感動太后而
托以保護趙王
也卯卒之被徵
謂太后史氏不
載昌一言雖謝
病三歲薨愧荀

隆按兩私憂應
上心不樂非公
無可者應上兩
可字

隆按因叙昌代
苛堯代昌遂為
附兩人事于傳
云
又按班史補昌
曰一段才見不
負高祖之托
盧辯治曰一不
奉詔也前能止
高帝之不廢太
子後不能保昌
后之不召趙王
昌竟無它苛抱
期七以死耳

也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

音房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

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

耳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

羣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

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而

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

陛下獨為趙王置賢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

憚者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

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仇直自呂后太子及大

臣皆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

固欲煩公固必也公彊為我相趙昌泣曰臣初起從

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

極知其左遷左故謂貶秩位為左遷然吾私憂趙念

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強行於是徙御史大夫昌為

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

為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為御史

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

有功封為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

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臣趙王王年

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

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后怒迺使使召趙相相至

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

趙主昌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

餘見鴆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謚曰悼侯傳子

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

隆按至此復接前傳敘張蒼了案体奇甚

隆按至此復接前傳敘張蒼了案体奇甚

隆按至此復接前傳敘張蒼了案体奇甚

隆按至此復接前傳敘張蒼了案体奇甚

罪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為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師古曰畫師古曰昌為相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沛人也少為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宮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宮后吏及高祖初起

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羽敖遷為上黨守陳稀反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邑

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謚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

國除初任敖免平陽侯曹窋代敖為御史大夫師古曰窋音竹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以淮南相

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代灌嬰為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

吏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本其統緒而正之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為歲首不革推五

德之運以為漢當冰德之時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音比次之以定十一律之法於樂官使長行之臣瓚曰謂以

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之說若百上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上為器得真法此之謂順音灼曰若孫及之辭師古曰言吹

律調音以定法令及百上程品皆取則也若音說至於為丞相卒就之師古曰就成也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歷蒼德

安國侯王陵師古曰以救及魯父事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

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師古曰傳謂傳直也音言漢上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

直也音言漢上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

直也音言漢上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

直也音言漢上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

直也音言漢上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

直也音言漢上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

直也音言漢上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

直也音言漢上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

直也音言漢上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

直也音言漢上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

直也音言漢上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

直也音言漢上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

直也音言漢上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

直也音言漢上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

直也音言漢上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

直也音言漢上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

直也音言漢上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

事下蒼蒼以為非是寵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

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張晏曰

德漢士勝之晉更元年蒼由此自紿謝病稱老蒼任

入為中候師古曰蒼有所保舉大為姦利上以為讓

師古曰用蒼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諡曰文侯傳子至

孫類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

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蒼免相後口中無齒

食乳女子為乳母師古曰言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

復幸年百餘歲迺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

張律有蹶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蹶

擊張以足蹶者曰蹶張蹶音厥擊音布麥反從高帝

擊項籍遷為隊率師古曰一隊之從擊黥布為都尉

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

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三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

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

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父念不

可以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師古曰見謂乃以御

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

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

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

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甚群

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

言吾師古曰言欲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請

丞相府師古曰檄水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

汝第往師古曰吾今使入召若通至請丞相府免冠

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

三化二

隆按結尾句與
首相應
記文

胡績宗曰通賦

殿下而嘉欲斬

之當矣夫何謂

帝曰陛下何謂

臣云嗚呼既

欲執法誅臣以

正不恭之罪又

欲啟君濫費以

關罷幸之門屠

嘉此言則失之

矣

張武卒耳非有
風望者名也而

漢書卷一百一十二

坐御鄧通之貴
而然有大臣慮
節其為人廉
道不受私謂故
亦如此否則
取近自人亦難
哉孔光張禹輩
視此可以規矣

何孟春曰嘉之
為相也鄧通賦
殿上文帝則聽
其機名內史鼂
錯穿宗廟垣而
景帝不容其問
然則嘉之能遂
其職于前而無
褊心負氣之累
者豈獨嘉之賢
也哉今就其始
末觀之文景之
優劣亦因可見
凌約言曰史書
嘉因飲血而死
或者小其不足
于皇六

隆接自嘉死後
雖因嘉而波及
列侯而與嘉之
意見見
茅坤曰發烟波
議論點次嘉之
持正大跡處

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更今行
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
丞相已因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
君其釋之李善注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
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嘗幸用
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侵削諸侯而丞相
嘉自繼所言不用師古曰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
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塼垣也服虔曰
餘地也如淳曰塼音畏懼之懼也嘉聞錯穿宗廟垣
師古曰塼音如椽反解在食貨志嘉聞錯穿宗廟垣
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師
日歸首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
乃外塼垣故冗官居其中師古曰冗如且又我使為
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
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曰節侯傳子至孫史
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武帝
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侯
趙周皆以列侯繼踵躡躡廉謹師古曰躡躡持整之
貌也躡音初角反
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師古曰言名為漢名相而專遵
用秦之顛項歷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周昌木強人
也師古曰言其強任敖以舊德用張晏曰謂傷申屠
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二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三

吳興後學凌雅隆輯校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師古曰食音基好讀書家貧落

魄無衣食業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為

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皆謂之狂生及陳勝

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師古曰徇亦

反食其聞其將皆握齒好荷禮應劭曰握齒急徒之

苛細也音初角反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迺自匿後聞

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沛

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

嫚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師古曰

也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

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孺諸

黃囊曰史以酈陸朱劉叔孫同傳朱建叔孫通不足道也食其庶幾知擇君妻敬庶幾能自奮然豈實傳伍哉隆按食其傳本史記文能綱之又按史記縣中皆謂狂生班錄致自謂狂生恐於下文自謂我非狂生句不合

呂祖謙曰騎士微矣而高祖親問以賢豪此所以得天下

隆按不如史記且欲率諸侯破秦也語有抑揚

陰按史記漢書皆以食其勸取敖倉及請說齊合為一事獨劉向新序分為二司馬溫公謂分為二者是

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師古曰溺讀反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

騎士從容言養其所戒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曰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使人忍食

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師古曰洗足也音先典反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

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如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

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輒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

國從衡時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師古曰瓦合謂如破瓦之收散亂之

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

粟臣知其令師古曰素與今請使令下足下師古曰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遷食其往沛

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為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為說客馳

使諸侯漢二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師古曰

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師古曰欲捐成臯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

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之矣臣聞其下

乃有臧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西引而東今適卒分守成臯師古曰適讀謂適卒謂卒此乃

之有罪謫者即所謂謫戍也

隆按據教使之粟五句此說詞主意
王維楨曰食其欲據教使之粟即請下陳留之意

劉欽曰此時何緣更有田間據日產傳乃是田解

隆按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本上文天下知所歸矣句來開口便得肯綮又按天下歸漢句此段綱領

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師古曰取是為自臣竊以為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奪便利也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師古曰日未手耕曲木也音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

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使之粟師古曰敖倉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野王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距飛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守白

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師古曰以地則天下知所歸矢方今燕趙以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

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師古曰負背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

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書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

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

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

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土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師古曰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殞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念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

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師古曰言唯為入刻印玩而不能授孟康曰刻斲無復廉錫也臣瓚曰項

隆按了結斷問
索
黃震曰賈以詩
書說高帝一時
群臣無有也賈
以呂氏欲王諸
呂而病免豈忍
一日苟祿於君
側既病免復傳
會將相以誅諸
呂又豈忍一日
苟忘其君此亦
一時群臣無有
也嗚呼賈庶幾
以道事君者歟
王慎中曰開口
即以親戚昆弟
墳墓恐喝之

師古曰韓信傳作別此作
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
玩其義各通孟說非也
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
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
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師古曰謂魏勃也梁
地既有魏名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
故謂此為北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
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
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
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
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
食其曰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馮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眾迺夜度兵
平原襲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迺亨
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
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師古曰疥疥音介數
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子
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
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師古曰佗音徒
河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師古曰佗音徒結箕踞
見賈服虔曰雕音推師古曰結讀曰髻推髻者一撮
箕其形如推箕踞謂伸其兩脚而坐亦曰箕
箕其形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
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師古曰昔父母之國無
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夫
秦失其正師古曰正亦政也諸侯豪桀竝起唯漢王先入關
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
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

師古曰韓信傳作別此作
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
玩其義各通孟說非也
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
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
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師古曰謂魏勃也梁
地既有魏名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
故謂此為北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
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
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
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
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
食其曰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馮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眾迺夜度兵
平原襲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迺亨
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
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師古曰疥疥音介數
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子
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
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師古曰佗音徒
河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師古曰佗音徒結箕踞
見賈服虔曰雕音推師古曰結讀曰髻推髻者一撮
箕其形如推箕踞謂伸其兩脚而坐亦曰箕
箕其形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
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師古曰昔父母之國無
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夫
秦失其正師古曰正亦政也諸侯豪桀竝起唯漢王先入關
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
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

師古曰韓信傳作別此作
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
玩其義各通孟說非也
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
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
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師古曰謂魏勃也梁
地既有魏名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
故謂此為北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
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
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
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
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
食其曰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馮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眾迺夜度兵
平原襲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迺亨
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
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師古曰疥疥音介數
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子
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
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師古曰佗音徒
河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師古曰佗音徒結箕踞
見賈服虔曰雕音推師古曰結讀曰髻推髻者一撮
箕其形如推箕踞謂伸其兩脚而坐亦曰箕
箕其形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
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師古曰昔父母之國無
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夫
秦失其正師古曰正亦政也諸侯豪桀竝起唯漢王先入關
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
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

師古曰韓信傳作別此作
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
玩其義各通孟說非也
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
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
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師古曰謂魏勃也梁
地既有魏名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
故謂此為北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
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
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
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
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
食其曰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馮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眾迺夜度兵
平原襲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迺亨
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
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師古曰疥疥音介數
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子
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
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師古曰佗音徒
河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師古曰佗音徒結箕踞
見賈服虔曰雕音推師古曰結讀曰髻推髻者一撮
箕其形如推箕踞謂伸其兩脚而坐亦曰箕
箕其形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
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師古曰昔父母之國無
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夫
秦失其正師古曰正亦政也諸侯豪桀竝起唯漢王先入關
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
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

師古曰韓信傳作別此作
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
玩其義各通孟說非也
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
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
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師古曰謂魏勃也梁
地既有魏名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
故謂此為北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
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
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
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
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
食其曰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馮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眾迺夜度兵
平原襲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迺亨
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
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師古曰疥疥音介數
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子
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
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師古曰佗音徒
河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師古曰佗音徒結箕踞
見賈服虔曰雕音推師古曰結讀曰髻推髻者一撮
箕其形如推箕踞謂伸其兩脚而坐亦曰箕
箕其形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
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師古曰昔父母之國無
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夫
秦失其正師古曰正亦政也諸侯豪桀竝起唯漢王先入關
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
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

師古曰韓信傳作別此作
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
玩其義各通孟說非也
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
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
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師古曰謂魏勃也梁
地既有魏名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
故謂此為北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
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
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
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
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
食其曰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馮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眾迺夜度兵
平原襲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迺亨
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
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師古曰疥疥音介數
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子
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
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師古曰佗音徒
河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師古曰佗音徒結箕踞
見賈服虔曰雕音推師古曰結讀曰髻推髻者一撮
箕其形如推箕踞謂伸其兩脚而坐亦曰箕
箕其形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
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師古曰昔父母之國無
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夫
秦失其正師古曰正亦政也諸侯豪桀竝起唯漢王先入關
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
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

隆按新造未集
以下數句一一
應前
盧葬治曰從親
威墳墓說未情
義最切又越殺
王降漢五字利
害甚明以故易
動其聽
隆按起生與上
箕踞相顧
王維積曰下
以字活落語

陰按拜尉佗為
南越王應起處
而加一卒字于
上蓋扁功生云

湯武逆取而順
守此言非也易
曰陽武革命順
乎夫而應乎人
皆有逆而可順
天應人乎左傳
曰以亂取國奉
札以守猶懼不
終季子猶知其
不終也而謂湯
武為之乎然逆
取順守之言實
本于左氏而又
轉其指矣
何良俊曰漢吳
高相時則陸費
上新語每奏一

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
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
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
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
屈強於此師古曰屈音其勿反漢誠聞之掘燒君王
先人冢莫夷種宗族師古曰夷平也使一偏將將十
萬眾臨越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佗迺蹶
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也音厥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
義因問賈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
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
誅強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
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
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

也今王眾不過數萬比自蠻夷崎嶇山海間譬如漢一
郡王何乃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
我居中國何遠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迺大
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
聞所不聞賜賈囊中裝直千金它送亦千金蘇林曰
物故曰它送也師古曰猶餘也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
約歸報高帝大說拜賈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
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
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
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
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
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好勝率韓魏共攻趙
魏約反而喪之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鄭氏曰秦
封於趙城其後以為姓張晏曰莊襄王為質於趙趙
還為太子遂稱趙氏師古曰據秦本紀鄭說是

高帝未嘗不稱
善其言謂秦以
暴虐亡著秦之
失欲高祖之以
王道致理也

劉放曰救擊解
史記在救見不
鮮言人情煩見
則不美故母父
網女也

陰接實度不能
爭乎患力不能
爭惟二人同心
故實能揣平之
念如此連用六
念字當玩
盧辯治曰賈說
南越它扁漢其
旨峻見帝稱詩
書其詞所退而
避諸口分五男
以要裝其識遠
而超進而文騷
平勃其論忠而
確大都負實生
之文而括子房
之智者漢之文
學稱隨陸有以
夫
沈津曰賈之兩
使南粵調和平
勃以安諸口其
卓識宏議豈一
時推埋屠狗可

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
帝不憚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
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二

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孝
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日有

難士賈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
焉師古曰好時師有今雍州好時縣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

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
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

安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
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師古

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作處為賓客率計一數擊
歲之中每子不過再過至也上過音一木反數擊

鮮毋久困女為也服度曰困辱也吾常行數擊新義
生與我無食我不義往亂累汝也困音下困反呂太

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水相陳
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平常樊居深念師古曰

不安故靜居獨賈往不請直入坐師古曰言不因門
慮思其方策賈往不請直入坐人將命而經入師古曰

坐陳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
念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二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

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
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

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
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

戲易吾言師古曰言絳侯與我君何不交驩太尉深
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

絳侯壽厚且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

企及哉劉勰所謂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者是已隆按平素以奇計名而交驩之計迺出於賈以故賈名聲籍甚茅坤曰非陳平無此大度非陸賈不能為陳平厚書

陸按建傳仍史記文首尾口叙為辟陽書計一事

王維相曰不肯見辟陽侯即行不荷合義不取

茅坤曰平原君有俠者風而不能擇所從惜哉

陸按史稱建廉直迺受祝金而陰見幸臣於廉直乎何有母乃為葬母德耶則重陸生計矣盧舜治曰梁孝王刺益事敗使鄒陽至長安因客說齊長君辟陽侯下吏朱建

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孟康曰言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

欲使入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為大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及稱制皆天子之儀故令去之

比諸侯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以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

如淳曰遂者布臣也臣瓚曰布用梁甫侯之計而遂反師古曰瓚說是也漢既誅布聞建

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

太后師古曰欲知建與相知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資服具師古曰音陸賈素與建

善乃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

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火危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迺奉百

金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稅言以百金列侯資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師古曰布久之人或

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

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師古曰依幸傳云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孺斯則二人皆名為孺而姓各別今此云閔籍孺誤

刺籍孺後人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不更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曰曰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

求見閱籍孺欲
解於惠帝兩事
律要之皆戰
國之餘言也特
陽之所為差正
於建
隆按復追叙辟
陽侯之囚一段
明上文所云獄
急不敢見君之
故

王慎中曰建子
死匈奴中惜矣
其名

隆按敬傳仍史
萬世之長策矣
逆視其情遷徙
強宗亦其智也
惟結和親約未
免貽萬世耻耳
又按輓輅下史
記有衣其羊裘
句為下文不敢
易衣張本
又按陛下王天
下與周異句敬
說綱領

侯言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驪兩王俱幸君君
富賢益倍矣於是閱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
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背
之大怒及其成功也之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
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
罪宜誅者至深也師古曰直
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
義至深重耳如說非也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
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
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為其策使吏捕欲治聞
吏至門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
為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遂自剄文帝聞而惜
之曰吾無殺建意也乃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
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
輓輅之三人推之孟康曰輓音胡格反師古曰一音
也同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
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
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
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王天下
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師古曰師古曰師古名也
其積德參善千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
去豳杖馬筆去居岐師古曰日筆馬策也杖謂持之也
云杖馬筆者以示無所構持也
籬音止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日二
國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和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
師古曰虞今虞州芮今芮城縣始受命呂望伯夷自
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中津上八百諸侯
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都雒
以為此天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

漢書卷四十三

陳仁子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此古人公天下之說也故山帶河四塞之固此後世私天下之說也為敬者蓋曰洛陽之都居中而合天下之執時則利於周之封建閣中之都居險而墜天下之執時則利乎秦之郡縣陛下欲為秦之郡縣乎周之封建乎其必有擇于斯矣而通但云云使後世不務德而務險者又得斯言以籍口故得為至論乎

隆按此隆成康句與周室比隆句皆尾喚應

隆按小荀子云或問難行曰若高祖聽成卒不懷居遷萬乘不俟終日可謂難矣

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師古曰謂東周君西周君天下莫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師古曰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因秦之故資其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也師古曰天府聚也萬物所聚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關不隘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隘與下也今陛下入關而都秦之故此亦隘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知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白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叢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張晏曰奉春歲之始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齒老弱師古曰此言音漬謂死者之肉也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眾師古曰句注山名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迺今妄言沮吾軍師古曰沮謂止械數敬

廣武師古曰械謂控也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寄

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

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

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建信侯高帝罷平城

歸韓王信師古曰控引也謂皆入胡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

萬騎師古曰控引也謂皆數苦北邊上患之間敬敬

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

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

計又遠子孫為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為上曰誠可何

為不能顧為奈何師古曰顧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

公主妻單于師古曰適讀曰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

厚蠻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

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師古

謂餉餽也少也問遺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

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立禮哉可毋戰

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

詐稱公主彼亦不肯賢近無益也師古曰近高帝

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師

此言唯以師古曰唯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

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師古曰於外庶人之家使敬

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

王張曼曰白羊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

可以至師古曰言匈奴秦中新破師古曰秦中謂關

謂經兵革之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

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師古曰皆今陛下雖都關

中實少入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

隆按此段叙徙
大姓而備胡遷
都兩事亦雜案
於此

及約言曰既言
不可以仁義說
獨可以禮節風
諭乎敬之背馳
亦甚矣
司馬光曰冒頓
視其父如禽獸
而獵之奚有子
婦翁建信侯之
術固已踈矣况
既元已知趙后
又可奪乎

陸按且實關中
與上可益實相
應
主維頓曰獨不
載按所終何也

陸按史記小論
中有希世二字
足概通之生平
故通篇極意積
焉要不出此二
字班氏此傳本
史記文而稍刪
之此此二字尤
不當去

凌約言曰事敬
不易羊裘而通
乃交服以媚上
兩人優劣較然
隆按史記弟子
下有竊罵二字
方與下文迺喜
相應

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

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

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

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師古曰今高陵

好時諸景飛三轉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薛人也師古曰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

徵待詔博士師古曰於博士中待詔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

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

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臣瓚曰

逆亂也師古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

日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為一家毀郡縣城鏹其兵視

天下弗復用師古曰鏹銷也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

人奉職四方輻輳師古曰輻聚也言如車輻安有反

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今

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

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

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師古曰

下皆拜為博士通已出及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

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

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

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

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

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專言諸

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

漢今不進臣等刺言大猾何也師古曰狡通迺謂曰

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師古曰諸生寧能鬪乎故先

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師古曰諸生寧能鬪乎故先

屬與進取可與
守成與前陸生
逆取順守意相
似兩言而足可
謂善於納言矣

陳垣曰兩王不
是欲待百年但
以叔孫通非典
禮樂之人故設
辭以拒之尔
陰按通言諸生
鄙儒不知時變

其素所蓄積然
也故知陳勝反
矣變而稱盜知
帝憎儒服矣變
而衣楚製知帝
不好士矣變而
進斬將塞旗者
知帝昔朝儀之
難也變而為綿
葛知帝易太子
畏呂后矣變而
言后攻若食啖
何可背知惠帝
不欲壞複道變
而與原廟于渭
北乎故曰叔孫
通知時變而諛
者也亦史意也
又按吾能為此
與上度吾所能
行相應
王維楨曰五用
以次字三用以
下字陳列整秩
雖未嘗至闕廷
者亦可以想見
其儀矣

言斬將塞旗之士師古曰塞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張晏曰后稷佐漢王已

拜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師古

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

師古曰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厭之說上曰

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

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與樂三王

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

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衡也師古曰復重也臣

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

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師

而徵諸生魯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

皆面諛親賢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

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

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

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師古

入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師古最應劭

竹及草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草剪樹

地為墓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莖師古曰莖

與菘同並音子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

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肄師古曰肄亦習會

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適

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以十月為儀師古曰欲

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師古曰欲

法先言儀先平明師古曰未前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

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師古曰志與

反傳曰趨師古曰傳聲教入者皆殿下郎中俠陛陸

劉放曰九賓等謂讀如傳授之擴九賓指者九人掌臚句傳也

謂朝畢以法置酒也此文有兩伏字上禮畢盡伏謂朝禮也下皆伏抑首謂置酒上壽也故下文結云竟朝罷酒無敢誰諱失禮者

馬端臨曰夫禮豈專為尊君抑臣哉叔孫牛禮不過度帝所能為高帝觀之不過口今知皇帝之貴而已豈知其出于人心天理之本然哉

隆我知當世務一句一篇結案且與上不知時執句相應又按叔孫通獨有大臣體然說者謂高帝已老呂后彊甚通亦度知意終不可據太子位爾不然安知不反其說以希世耶此為通之心者茅坤曰叔孫通此諫語所謂曲終奏雅

劉放曰九賓等謂讀如傳授之擴九賓指者九人掌臚句傳也

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臚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音盧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

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言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禮法不敢平坐而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

竟朝置酒無敢誰諱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賓也拜通為奉常師古曰解在百官公卿表後改為太常也

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其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迺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高

帝徙通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

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

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無味之食也言其攻擊勤苦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地高帝曰公罷矣吾

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

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為奉常師古又重為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

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師古曰朝太及問往師古曰非

後於長樂宮及問往大朝時中

何孟春曰生始
諫帝是矣而終
教之以遂過何
也柳宗元桐葉
辨云王者之德
在行之何若設
未得當十易不
為病而叔孫生
曰人主無過舉
知禮道之失而
又為之辭是得
為引君當道者

文敏曰渭月字
宜屬上句

陰按此五人者
皆當時智辯之
士而各以談類
成功名以故合
為一傳云

間小數踴煩民孟康曰妨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如淳
謂見數踴煩民其往來也復道方始築武庫南也師古曰請空
復道方始築武庫南也通奏事因請問隙之時師古曰請空
對衆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
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旦以游於衆廟已而復之應
劭曰月日出高廟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
高祖之衣冠藏在宮中之寢三月出游之道正值今
之所作復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
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有柱宮北服言衣冠於廟
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
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
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以月出之時而夜游交
冠失之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
遠也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
為原廟師古曰原重也先以有渭北衣冠月出游之
益廣宗廟太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
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師古
記曰仲春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即此願陛下出

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贊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竝
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
士之略師古曰此語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
安叔孫通舍袍鼓而位一王之儀師古曰袍者該推
故者言新罷戰陣之事別創漢代之禮遇其時也
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師古曰鼎大
郭反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亦以喪身
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師古曰以諸呂不受憂責
從容平勃之間師古曰謂和輯陳平附會將相以疆
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三終

卷之八 三十一

...

...

...

...

...

...

...

...

...

...

...

